

旧唐书

第一函
十六册

舊唐書卷二十上

本紀第二十一

昭宗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晔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東內十三年四月封壽王名傑乾符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同幽州大都督幽州盧龍等軍節度押奚契丹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握兵中要皆奇而愛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時初復宮闈人心傾囑遽聞被疾軍民駭愕及大漸之夕而未知所立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軍容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三月六日宣遺詔立爲皇太弟八日柩前卽位時年二十二以司空韋昭度攝冢宰己丑見羣臣始聽政帝攻書

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
寢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卽位之始
中外稱之四月戊辰朔庚午追謚聖母惠安太后曰恭獻乙亥河
南尹張全義以兵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據澤州魏博衙軍殺
其帥樂彥禎於龍興寺又擊樂從訓敗之從訓以殘眾保洹水爲
羅宗弁陷其城而殺之壬午蔡賊孫儒陷揚州楊行密潰圍而出
據宣州孫儒自稱淮南節度仍率其眾攻宣州五月丁酉朔制以
宣武軍節度使檢校侍中沛郡王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
都統自秦賢石璠敗後蔡賊漸弱時溥方爲全忠所攻移溥都
統之命授全忠壬寅蔡賊將僞署荆襄節度使趙德諱遣使歸朝
願討賊自効乃以德諱爲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德諱遂以荆襄
之兵屬全忠六月丁卯朔以川賊王建大亂劔南陳敬瑄告難制

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陟預申齊潔贊饗已
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
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制
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
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
韞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
玉檢厚二寸長短濶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
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
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
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
登配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合容玉策高廣
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

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
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
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園壇曰四出開道壇場
通義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介邱上園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
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
又議園丘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
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園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旣
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
於其內祀禪之上其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
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祕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
其玉檢旣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
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

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紀之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式餘儀請從今禮仍請柴祭望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雕飾旣積土厚封足令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義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令附之於禮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復令公卿諸儒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議時論者又執異見顏師古上書申明前議太宗覽其奏多依師古所陳爲定車駕至洛陽宮會有彗星之變乃下詔罷其事高宗卽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旣立爲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

朔先是有司齋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從中臺云
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職不供其事
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宮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
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
未後一刻設黃麾半仗於外壝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有司
於太嶽南四里爲圍壇三成十二階如圍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
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壝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金繩連編
玉簡爲之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
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座玉策長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處
刻爲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爲金匱二以藏配
座玉策制度如玉匱又爲黃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爲金泥玉匱
金匱爲玉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封玉匱金匱又爲百

碱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碱旁
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濶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濶一寸五
分爲石檢十枚以檢石碱皆長三尺濶一尺厚七寸皆刻爲印齒
三道深四寸當封壘處方五寸當通繩處濶一寸五分皆有小石
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壘封泥其檢立於碱旁南方北方各三
東方西方各二去碱隅皆各以爲金繩以纏石碱各五周徑三
分爲石泥以泥石碱其泥未石和方色土爲之爲矩石十二枚分
距碱隅皆再累各濶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泰山
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
方色一壘隨地之宜其玉牒玉匱石碱石檢距石皆如封祀之制
又爲降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
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壘隨地之宜其玉策玉匱石碱石檢距石等

亦同封祀之制至其年十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禪之儀竊爲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配旣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寶歸於內職況推尊先后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禪祭詳於至理有案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之制尙缺於遙圖且往代封嶽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覲名事深爲己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於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妾謬處椒闈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蒸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藻罔極之恩載結於因心祇肅之懷實

深於明祀但禘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今屬崇禋豈敢安於帷
帟是故馳情夕寢瞻嵐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聳念伏望
展禮之日總禘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
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旣屬變輿將警奠璧非賒輒效丹心
庶禱大禮翼聖朝垂則永播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於是
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爲亞獻諸王大妃爲終獻丙辰前羅舍府
果穀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寶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
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
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
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
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
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立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

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
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
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敕合禮司研
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
燧法鄭立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
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
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
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
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
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卽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
復有瓦罇藉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
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橐結瓦甌瓢杯等物竝宜改用綈褥

魯衛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坐褥以蒼
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
方色內官已下席皆以莞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
祀之壇如圜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礮聚五色土封之圓徑
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
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齋宮其明日親祀皇地祇於社首山
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翌
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改
元初上親享于降禪之壇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而下宦者
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升行禮帷帟皆以錦繡爲之百寮在位瞻望
或竊議焉於是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各於壇所又詔名封祀
壇爲舞鶴臺介邱壇爲萬歲臺降禪壇爲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

之瑞焉高宗既封秦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濟元年於洛州
高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敕其所造奉天宮二年正月駕幸
奉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於嵩岳詔國子司業
李行偉考工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
詳定儀注於是議立封祀壇如園丘之制上飾以立四面依方色
爲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
闊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闊八尺下闊一丈四尺爲三重壇距外
壇三十步內壇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壇之內高三尺方一
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爲一壇飾以五
色準封祀禪祭壇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爲八角方壇再成高一
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十六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
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爲三重壇

之大小準封祀爲埋埴在壇之未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
出陛朝覲壇於行宮之前爲壇宮方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二十四
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碱爲
圓封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
封大小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竝用古尺諸壇竝築土
爲之禮無用石之文竝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出陛各當四
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
有邸圭璧禪祭有黃琮兩圭有邸無圭璧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
日準禮冬至祭天於圜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
二日登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
在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輅皇太
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東封祠祭日天

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齋服之通
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
齋則服遠遊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當時又
令詳求射牛之禮行偉守貞等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
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謁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
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日未明
十五刻宰人以鑿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鑿駕至時牢牲總畢天
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卽傷早祀日方始射
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卽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詔從之尋
屬高宗不豫遂罷封禪之禮則天垂拱四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
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爲神岳尊嵩山神爲天中王夫人
爲靈妃嵩山舊有夏啟及啟母少室阿嬈神廟咸令預祈祭至天

冊萬歲元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便大赦改元萬歲登
封改嵩陽縣爲登封縣陽城縣爲告成縣粵三日丁亥禪于少室
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觀壇朝羣臣咸如乾封之儀則天以封禪日
爲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皇帝靈妃爲天
中皇后夏后啟爲齊聖皇帝封啟母神爲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
爲金闕夫人王子晉爲昇仙太子別爲立廟登封壇南有榭樹大
赦日於其杪置金雞樹則天自製昇中述志碑樹於壇之丙地立
宗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寮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之士皆以理
化昇平時穀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
篇立宗謙沖不許中書令張說又累日固請乃下制曰自古受命
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蒼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
此越自魏晉以迄周隋帝典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缺千載

寂寥封崇莫嗣物極而復天祚我唐武文二后應圖受籙洎于高
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邱懷百神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虞夏
之風中宗弘懿鑠之休睿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蕩蕩無得而稱者
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
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禮寶菽粟於水火捐珠玉於山谷兢兢業業
非敢追美前王曰慎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於巡狩大典封禪鴻
名顧惟寡薄未遑時邁十四載于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刑
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氳風澹泊蠻夷戎狄殊方異類重譯
而至者日月於闕廷奇獸神禽甘露嘉醴窮祥極瑞朝夕於林籞
王公卿士罄乃誠於中鴻生碩儒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
億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裕餘慶故朕賴宗廟之介福敢以眇
身顯其克讓是以敬奉羣議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圖以紹

我高祖之鴻烈永言陟配追感載深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爲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朕意於是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刊撰儀注立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縉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饗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監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立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氏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饗豆滌黷爲蒼享祀不潔未及

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天
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
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既畢收取玉帛牲體
置於柴上然後燔於燎壇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尙
書許敬宗等因修改舊禮乃奏曰謹按祭祀之禮周人尙臭祭天
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炳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
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神之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竝
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
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
漢儀用頭今郊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璧俱奠
燎薪之上此卽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旣云漢儀用牲頭頭非
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脅唯有三禮賀循旣云用祭天

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其知自在祭初別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緣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柴燔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爲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墮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立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參定儀注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

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案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尙臭之義不爲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尙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案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獨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案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案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卽周遵後燔晉不先燎無忌之事義乃相乖又案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爲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祭

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卽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
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
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案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
用先燔蒼璧旣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旣已
燔矣所以更加駢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
之明文加爲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
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
中書令張說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
貞觀顯慶已後旣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如且因
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以心爲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
於神祇旣有先燔後燎自可斷於聖意所至則通於神明燔之先

後臣等不敢裁定立宗令依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
憲奏請郊壇時祭竝依此先奠璧而後燔柴瘞埋制從之時又有
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略曰舊禮侍中跪取匱
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能使小臣爲之
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
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爲非禮案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
二人贊裸事則沃盥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爲
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爲
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儒爲之惠帝時閎儒爲之
畱侯子辟疆年十五爲之至後漢闕堅以議郎拜侍中邵闔自侍
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
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

之執獸子吉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熟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儼況天人之祭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案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尙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

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名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案漢官儀尙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疏矣又曰舊禮尙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案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尙書令遊宴後宮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祕書置中書監令舊尙書并掌制誥旣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尙書之職今尙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旣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立宗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

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立宗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立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立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立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立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立宗曰朕今此行皆

爲蒼生祈福更無祕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寮使知朕意其辭曰有
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
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
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
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
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
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
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臺
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礧玉牒玉策刻玉填金爲字各盛以玉匱
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於礧中金泥
礧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東南爲燎壇積柴其上皇帝就望
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傳呼下山下聲動天地山下壇祀羣臣行

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
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
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
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
聞陛下又思愼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
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眾恐張說倡言曰此
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立宗登山日氣和煦至齋
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立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
天稱某身有過請卽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
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于山壇傳呼辰
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然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
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迴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

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
滿天際羣臣竝集于社首山帷宮之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幢幢
上達內外歡譟立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
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
壇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於石礮如封
壇之儀壬辰立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寮二王後孔
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
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等王大食謝颺五天十姓崑
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
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曰南西二鑿齒雕
題黠柯烏汧之首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
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迹著時至符

出皆用事于介邱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
可得而言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
作主往者內難幽贊而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繼舊服未嘗不
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弘我烈聖其庶
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
天懋建皇極幸致太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雖文告而
來庭麟鳳已臻將覺情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
德切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社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
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之令典時
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胼胝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
之禮斯畢巖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
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

之惠澤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
一等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采給近山二十戶復
以奉祠神立宗製紀泰山銘御書勒于山頂石壁之上其辭曰朕
宅位有十載顧惟不德懼于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
獲戾于上下心之浩盪若涉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相庶
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
唱余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禮莫盛于告天天符旣至人望旣積
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
震讐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岱宗順
也爾雅曰泰山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
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啟天
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立天之

眷命爲蒼生而祈福豈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冀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日禪於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以德大渾協度彝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眾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唯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唯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倣乃在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又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載物惟后時相能

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
爽在天其曰懿爾幼孫克享上帝惟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
唐氏文武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繼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
之余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尙綏兆人將多于
前功而慙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皐子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
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
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
金石冀後人之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
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畱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
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
稱有戮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
封禪功齊舜禹巖巍岱宗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恭已南

面氤氲化溘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靈基五聖匪功伐高
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
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適文祖光昭
舊勳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
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
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尙
書蘇頌撰朝覲壇頌以紀德立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
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年因幸東
都又於華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
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岳命御史大夫王鉷開鑿險路以設
壇場會祠堂災而止

舊唐書卷二十三終

舊唐書卷二十四

志第四

禮儀四

武德貞觀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歲立春之日祀青帝於東郊帝
宓羲配句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帝神農氏
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土王曰祀黃帝於南郊帝軒轅
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
七宿從祀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帝顓頊配立冥辰星三辰七宿從
祀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籩豆各四簋簋各二甄俎各一
句芒巳下五星及三辰七宿每宿牲用少牢每座籩豆簋甄俎
各一孟夏之月龍星見雩五方上帝於雩壇五帝配於上五官從
祀於下牲用方色犢十籩豆巳下如郊祭之數帝嚳配祭於頓邱

唐堯契配祭於平陽虞舜咎繇配祭於河東夏禹伯益配祭於安
邑殷湯伊尹配祭於偃師周文王太公配祭於鄠周武王周公召
公配祭於鎬漢高祖蕭何配祭於長陵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牲
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州長官有故遣上佐行事五嶽四鎮四海
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
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嶽衡山於衡州
南鎮會稽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
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
岳恆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北瀆大濟於洛州其
牲皆用太牢籩豆各四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仲春仲秋二時
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句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
色並黑籩豆簋盞各二鉶俎各三春分卯日於國成之東秋分夕

月於國城之西各用方色犢一籩豆各四簋籩盞俎各一孟春吉
亥祭帝社於藉田天子親耕季春吉巳祭先蠶於公桑皇后親桑
竝用太牢籩豆各九將蠶日內侍省預奉移所司所事諸祭祀卜
日皆先卜上旬不吉次卜中旬下旬筮日亦如之其先蠶一祭節
氣若晚卽於節氣後取且立春後丑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
申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秋後辰祀靈星於國城東南立冬後亥
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簋籩各
一季冬晦堂贈饑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各用雄雞一仲春祭馬
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竝於大澤用剛日牲各
用羊一籩豆各二簋籩各一季冬藏冰仲春開冰竝用黑牡秬黍
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籩豆各二簋籩俎各一其開冰加以桃弧棘
矢設於神座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

各四簠簋瓚俎各一神農氏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各四簠
簋瓚俎各一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峻五嶽四鎮四海
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當方不熟者則闕之其日祭井泉於
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皆
準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五方之邱陵墳
衍原隰五方之鱗羽羸毛介五方之水墉坊郵表畷五方之貓於
菟及龍麟朱鳥白虎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各座籩豆簠簋俎各
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祭之日祭
五方井泉於山澤之下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及俎各一蜡之明
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顯慶中更定籩豆之數始
一例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小祀各八京師孟夏以後旱則
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

出雲雨皆於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七日皆一
不雨還從嶽瀆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織扇造土龍雨足
則報祀祈用酒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齊未祈而雨及所經
祈者皆報祀若霖雨不已祭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日一祭不止
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其州縣祭城門其界
內山川及社稷三祭一祈皆準京式竝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
牢州縣城門用一特牲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御耒耜
藉於千畝之甸初晉時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禱以獯
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祕書郎
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
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置
壇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

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矣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則天時改藉田爲先農壇神龍元年禮部尙書祝欽明與禮官等奏曰謹案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社在藉田詩之載芟篇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猶名藉田垂拱已後刪定改爲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頻有改張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改爲帝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旣改爲帝社壇仍準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句龍氏配制從之於是改先農爲帝社壇於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先農躬耕帝藉禮畢大赦改元立宗開元二十二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邱又上疏請行藉田之禮二十

三年二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句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立宗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隴乃止禮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立宗開元二十六年又親往東郊迎氣祀青帝以句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其壇本在春明門外立宗以祀所隘狹始移於澹水之東面而值望春宮其壇一成壇上及四面皆青色句芒壇在東南歲星已下各爲一小壇在青帝壇之北親祀之時有瑞雪壇下侍臣及百寮拜賀稱慶肅宗乾元三年春正月丁丑將有事於九宮之神兼行藉田禮自明鳳門出至通化門釋輶而入壇行宿齋於宮戊寅禮畢將耕藉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闕耒耜有彫刻文飾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文飾乎乃命徹之下詔曰古之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爲先蓋

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啟候爰事典章況紺轅縹軌固前王有制
崇奢尙靡諒爲政所疵靖言思之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
之意邪其所造彫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卽別改造庶
萬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農氏以后稷配享肅宗冕
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今過禮肅宗曰
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於千畝耳旣而佇立久之觀公
卿諸侯王公已下耕畢太宗貞觀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命有司讀
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之開元二十六年立宗命
太常卿韋縉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視日立宗御宣政殿
側置一榻東面置案命韋縉坐而讀之諸司官長亦升殿列座而
聽焉歲餘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肅宗御宣政殿命太
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已上正員並升殿預坐而聽之

舊儀嶽瀆已下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禮應敬故有再拜之儀謹案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臣愚以爲失尊卑之序其日月已下請依舊儀五嶽已下署而不拜制可從之貞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慶二年六月禮部尙書許敬宗等奏曰謹案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外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竝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下亦在祠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禮咸秩未申今請聿遵故事三年

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鄆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立宗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詔曰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用牲牢餘竝以酒脯充奠祀二十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明衣絹布竝祀前五日預給丁酉詔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開府少保少傅尚書御史大夫攝行事天寶六載正月詔三皇五帝於京城置令丞七載五月詔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廟官歷代帝王肇迹之處德業可稱者忠臣義士孝婦烈女所在亦置一祠宇晉陽真人等竝追贈得道昇仙處道士永修香火九載九月處士崔昌上大唐五行應運厯以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請國家承周漢以周隋爲閏十一月敕唐承漢後其周武王漢高祖同

置一廟并官吏十二載九月以魏周隋依舊爲二王後封韓公介
鄴公等依舊五廟天寶六載正月詔大祭祀辟曠量減其數肅宗
上元元年閏四月改元制以歲儉停中小祠享祭至其年仲秋復
祠文宣於太學永泰二年春夏累月亢旱詔大臣裴冕等十餘人
分祭川瀆以祈雨禮儀使右常侍于休烈請依舊祠風伯雨師於
國門舊壇復爲中祠從之高祖武德二年國子立周公孔子廟七
年二月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
名聞有司試策皆加敘用其吏民子弟有識性明敏志希學藝亦
具名申送量其差品竝卽配學州縣及鄉竝令置學丁酉幸國子
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學業者與博士襍相駁難久之乃罷
貞觀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
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

爲閔說何邪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職陳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迴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邪二十一年詔曰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

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爲主敬宗等又奏曰案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旣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卽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縣籥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况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旣準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國子博士爲終獻其州學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旣無品秩請主簿及尉通爲終獻若有闕竝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旣請各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準祭社

同給明衣修附禮合以爲永則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尙書許敬宗等議依今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立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周公踐極功比帝王請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二年廢書算律學龍朔二年正月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助教博士四門生三百員四門俊士二百員二月復置律及書算學三年以書隸蘭臺算隸祕閣局律隸詳刑寺乾封元年正月高宗東封還次鄒縣頓祭宣父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儀鳳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道德經竝爲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其餘經及論語任依常式則天天授三年追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則天長壽二年自製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爲業停老子神龍元年停臣軌復習老子以鄒魯百戶封隆道公諡

曰文宣睿宗景雲二年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太極元年正月詔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埽開元七年十月戊寅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之禮開元十一年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州縣等停牲牢唯用酒脯永爲常式二十四年三月始移貢舉遺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傳禮記通五及第二十五年三月敕明經自今已後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取通六已上仍荅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第進士停帖小經宜準明經例試大經帖十通四然後試雜文及策訖封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二十六年正月敕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質問疑義有司設食弘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得舉人亦聽預焉其曰祀先聖已下如釋

奠之禮青宮五品已下及朝集使就監觀禮遂爲常式每年行之
至今初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
子配座合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
祀謹檢祠合何休范甯等二十賢猶霑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
在二十賢之上七十子請準舊都監堂圖形于壁兼爲立贊庶敦
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道業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
賢預饗敕改顏生等十哲爲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
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
顏子亞聖上親爲之贊以書于石閔損已下合當朝文士分爲之
贊二十七年八月又下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孰能發揮此道
啟迪含靈則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
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

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歎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寔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旣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旣稱先聖可追諡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應緣冊及祭所司速擇日并撰儀注進其文宣陵并舊宅立廟量加人灑埽用展誠敬其後嗣可封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旣有殊坐豈如舊宜補其隆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準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眾美實越等夷暢立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竝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旣云亞

聖須優其秩可贈充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
弓可贈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
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
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異於十哲
終或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
洙泗之不烈重膠庠之雅範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
伯於是正宣父坐於南面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遣尙書左
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冊贈文宣王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
儀公卿已下預觀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廟以行冊禮自
是始用宮縣之樂春秋二仲上于合三公攝行事天寶元年明經進
士習爾雅九載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
人秩同太學博士十二載七月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

四門俊士停寶應二年六月敕令州縣每歲察秀才孝廉取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竝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竝停國子學道舉亦宜準此因楊綰之請也詔下朝臣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請依綰奏有司奏曰竊以今年舉人等或舊業旣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舊業舉試者亦聽明年己後一依新敕後綰議竟不行自至德後兵革未息國學生不能廩食生徒盡散堂墉積壞常借兵健居止至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崇儒尙學以正風教乃王化之本也其月二十九日敕曰理道同歸師氏爲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塗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祇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兼復揚于王廷考以

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寘于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
乎朕志求理體尤重儒術先王大教敢不底行頃以戎狄多難急
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
不埽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攸寧文武兼備方投戈而講藝
俾釋菜而行禮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寢美日用此
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
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尙微
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
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軍將
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竝令補國子生欲其業重籛金器成琢
玉曰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
官委中書門下卽簡擇行業堪爲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集

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學館破壞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
作條件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及二月朔上丁釋奠蕭昕又奏
諸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軍將就國子學聽講
論賜錢五百貫令京兆尹黎幹造食集諸儒道僧質問竟曰此禮
久廢一朝能舉八月國子學成祠堂論堂六館院及官吏所居廳
宇用錢四萬貫拆曲江亭子瓦木助之四日釋奠宰相常參官軍
將盡會於講堂京兆府置食講論軍容使魚朝恩說易又於論堂
畫周易鏡圖自至德二載收兩京唯元正含元殿受朝賀設宮縣
之樂雖郊廟大祭祇有登歌樂亦無文武二舞其時軍容使魚朝
恩知監事廟庭乃具宮縣之樂於講堂前又有教坊樂府襍伎竟
日而罷二十五日詔曰古者設官分土所以崇德報功總內署之
綱事密於清禁弘上庠之教德潤於鴻業賦開千乘禮序九賓必

資兼濟之能用協至公之選開府儀同三司兼右監門衛大將軍
仍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內侍省事內飛龍閑廐使內弓箭庫
使知神策軍兵馬使上柱國馮翊郡開國公魚朝恩溫良恭儉寬
柔簡廉長才博達敏識高妙學究儒立之祕謀窮遁甲之精百行
資身一心奉上自王室多故雲雷經始五原之北弘先啟行三河
之表爰整其旅成師必勝每合於韜鈴料敵無遺可徵於著蔡闢
洛既定幽燕復開海外有截厥功惟茂歷事三聖始終竭力頃東
都扈蹕釋位勤王時當綴旒節見披棘下江助我甲令先書社稷
之衛邦家是賴及邊陲罷警戎務解嚴方獎勵於易象才兼文武
所謂勳賢亦旣任能斯焉命賞宜膺朝典式副公議可行內侍監
判國子監事充鴻臚禮賓等使封鄭國公食邑三千戶二十四日
於國子監上詔宰相及中書門下官諸司常參官六軍軍將送上

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五月壬午朔庚子制門下侍郎戶部尙書
平章事陸辰加兵部尙書進階特進壬寅制以朱全忠兼河中尹
河中節度晉絳慈陽觀察處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制置等使閏
六月辛巳朔制以河陽節度丁會依前檢校司徒兼潞州大都督
府長史昭義節度等使代孟遷以遷檢校司徒爲河陽節度全忠
奏也仍請於昭義節度官階內落下邢洺磁三州卻以澤州爲屬
郡其河陽節度只以懷州爲屬郡從之全忠又奏請以齊州隸鄆
州從之十月己卯朔戊戌全忠引四鎮之師七萬赴河中京師聞
之大恐豪民皆亾竄山谷十一月己酉朔壬子中尉韓全誨與鳳
翔護駕都將李繼誨奉車駕出幸鳳翔是日汴軍陷同州執州將
司馬鄴華州節度使韓建遣判官李巨川送款甲寅汴軍駐靈口
乙卯全忠知帝出幸乃回兵攻華州大軍駐赤水全忠以親兵駐

西溪韓建出降乃署爲忠武軍節度使以陳州爲理所丁巳宰相崔胤令戶部侍郎王溥至赤水砦促全忠以兵迎駕戊午全忠自赤水趨長安崔胤率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迎全忠於坡頭庚申汴軍趨鳳翔戊辰至岐下全忠令判官李擇裴鑄入城奏事言臣在河中得崔胤書言奉密詔令臣以兵士迎駕臣不敢擅自迎鑾昭宗怒胤矯命連詔全忠以兵士還鎮辛未全忠引軍離鳳翔退攻邠州甲戌制扶危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崔胤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尙書乙亥邠州節度使李繼徽以城降全忠乃舍其孥於河中以繼徽從軍以汴軍營於三原十二月己卯崔胤自長安至三原砦與全忠謀攻鳳翔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車駕在鳳翔全忠在三原李克用遣大將周德威攻慈隰晉等州全忠歸河中令其將朱友寧率眾五萬屯絳州大敗太原軍於蒲縣西北友寧乘勝追奔陷汾州進圍太原天子遣諫議大夫張顛至晉州諭全忠令與太原通和屬友寧再戰不利乃還關西四月丁丑朱友寧總大軍屯於興平五月岐軍出戰大敗於武功南之漢谷全忠聞捷自引汴軍五萬西征六月進營虢縣丁亥進圍鳳翔遣判官入城迎駕九月岐軍出戰又敗十一月鄜州節度使李周彝率眾救鳳翔十二月癸酉汴將孔勅乘虛襲下鄜州獲周彝妻子周彝卽以兵士來降於是邠寧鄜坊等州皆陷於汴軍茂貞懼謀誅內官以解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車駕在鳳翔甲辰天子遣中使到全忠軍茂貞亦令軍將郭啟奇來達上欲還京之旨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

立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庚桑子爲洞虛真經亳州真源縣先天
太后及立元廟各置令一人兩京崇立學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學
生一百員桃林縣改爲靈寶縣田同秀與五品官四月詔崇文習
道德經七月隴西李氏燉煌姑臧絳郡武陽四房隸於宗正寺九
月兩京立元廟改爲太上立元廟天下準此十月改新豐驪山爲
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新作長生殿改爲集靈臺二年
正月丙辰加立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字崇立學改爲崇立館博
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二月壬子親謁立元宮
聖祖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仍於譙郡置廟尊景繇爲德明皇帝
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西京立元廟爲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天
下諸州爲紫極宮九月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先天太
皇及太后廟亦竝改爲宮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

開元寺以金銅鑄立元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七載二月於大同
殿修功德處玉芝兩莖生於柱礎上五月立宗御興慶殿授冊尊
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二月以立元皇帝見於朝
元閣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昭
應山神爲立德公立祠宇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采白石
爲立元聖容又采白石爲立宗聖容侍立於立元之右皆依王者
衮冕之服繒綵珠玉爲之又於像設東刻白石爲李林甫陳希烈
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爲楊國忠之形而瘞林甫之石及希烈
國忠貶盡毀瘞之八載六月玉芝產於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
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
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而得之閏六月四日立宗朝太清宮
加聖祖立元皇帝尊號曰聖祖大道立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

宗睿宗尊號竝加大聖字皇后竝加順聖字五日立宗御含元殿
加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自今已後每至禘
祫竝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昭穆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
嘉祥洞所管華陽縣改爲眞符縣兩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眞符玉
芝觀九載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立翼見立
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乃遣王鉷張均王倓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
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獻之十一月制承前宗廟
皆稱告享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爲朝獻有司行事
爲薦獻親告享宗廟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享親巡陵改爲朝
陵有司行事爲拜陵應諸事告宗廟者竝改爲表其郊天后土及
享祠祝文云敢昭告者竝改爲敢昭薦十載正月有事于南郊於
壇所大赦制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其太尉

行事前一日於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版乃赴清齋所汾陰后土之祀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立宗開元十年將自東都北巡幸太原便還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爲主郊享泰尊以通神蓋燔柴泰壇定天位也瘞埋泰折就陰位也將以昭報靈祇克崇巖配爰逮秦漢稽諸祀典立甘泉於雍時定后土於汾陰遺廟嶷然靈光可燭朕觀風唐晉望秩山川肅恭明神因致禋敬將欲爲人求福以輔昇平今此神符應於嘉德行幸至汾陰宜以來年二月十六日祠后土所司準式先是雕上有后土祠嘗爲婦人塑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內出錦繡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裝飾焉又於祠堂院外設壇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獲寶鼎三枚以獻十一年二月上親祠于壇上亦如方丘儀禮畢詔改

汾陰爲寶鼎亞獻邠王守禮終獻寧王憲已下頒賜各有差二十年車駕又從東都幸太原還京中書令蕭嵩上言去十一年親祠后土爲祈穀自是神明昭格累年豐登有所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睢上前後數四伏請準舊祀后土行賽之禮上從之其年十一月至寶鼎又親祠以申賽謝禮畢大赦仍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爲其文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乙巳初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天寶三年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于

天地神祇立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卽宰相爲之肅宗乾元三年正月又親祀之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爲飛位乾元之後不易位太和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舒元與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祭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版九片臣伏讀旣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比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乃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邪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瞽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禮官詳議冀明萬乘之尊無

所虧降悠久悞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爲中
祠祝版稱皇帝不署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準天寶三年
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冀嘉穀歲
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準禮九宮次
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天寶三載
十二月立宗親祠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年已來水旱
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
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竝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尙
書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
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注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
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敕旨依奏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禮院奏準
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敕宰相崔瑛攝太尉

行事合受誓誠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準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降爲中祠昨據敕文祇稱崇飾舊壇務於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卻用大祠禮料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曰臣準天寶三年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伏覩旣經兩朝親祠必是祈請有徵況自太和已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黎臣等合副聖心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三年禮官狀云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官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案後魏王鈞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乃爲元星露寢天帝常居始由道輿而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祕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立說卽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

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
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
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
爲淺近案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太一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無宜降祀稍
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典誠未易動又
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
宗舊典以劉向之博通尙難於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
懵於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學官同詳定
庶獲明據從之檢校左僕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
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
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庶羣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

申嚴奉誠聖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
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寐軫懷
爰命台臣緝輿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卽太一攝提軒轅招搖
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
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
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
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
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
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
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
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
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

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
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
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繫賴於敷祐
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誠於
尙書省散齊四日致齊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
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又開元禮蜡祭之日大
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
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申祠取
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
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敕改爲大祠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
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準前敕稱爲大祠唯御署祝文稱天子
謹遣某官某昭告文義以爲殖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

方丘不以伸爲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
月旣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
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旣司水旱降
福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
分職旣異其司存致祝必參平等列求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
儀有以爲比伏請自今已後御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
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本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敕旨
依之付所司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九日移黃帝壇於子城內坤地
將親祠祭壇成而止立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爲金天王開元十
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嶽神爲中天王南嶽神
爲司天王北嶽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封清源公
江瀆封廣源公淮瀆封長源公十載正月四海竝封爲王遣國子

祭酒嗣吳王祇祭東嶽天齊王太子家令嗣魯王宇祭南嶽司天
王祕書監崔秀祭中嶽中天王國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嶽金天王
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嶽安天王衛尉少卿李澣祭江瀆廣源公
京兆少尹章恆祭河瀆靈源公太子諭德柳偁祭淮瀆長源公河
南少尹豆盧回祭濟瀆清源公太子率更令嗣道王鍊祭沂山東
安公吳郡太守趙居貞祭會稽山永興公大理少卿李稹祭吳嶽
山成德公穎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聖公范陽司馬畢炕祭
醫無閭山廣寧公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德王義王府長史張
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廣潤王太子洗馬李
齊榮祭北海廣澤王取三月十七日一時禮冊立宗御極多年尙
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眞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
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鍊醮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玉造精舍采藥

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肅宗至德二載春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
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及上元元年聖躬不康術士請改吳山爲
華山華山爲泰山華州爲秦州華陰縣爲太陰縣寶應元年復舊
則天長安三年合天下諸州宜教人武藝每年準明經進士例申
奏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太公尙父廟一所以漢留侯張良配饗
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拜將帥亦告太公廟
至肅宗上元元年閏四月又尊爲武成王選歷代良將爲十哲高
宗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有事於先蠶立宗先天二年三
月辛卯皇后王氏祀先蠶肅宗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張氏祠
先蠶於苑內內外命婦同采焉舊儀大祭祀宮縣軒縣奏於庭登
歌於堂上自至德二載克復兩京後樂工不備時又艱食諸壇廟
祭享空有登歌無壇下庭中樂及二舞舊儀凡祭享有司行事則

太尉奠瓚幣司徒捧俎司空埽除太尉初獻太常卿亞獻光祿卿
終獻自上元後南郊九宮神壇太廟備此五官餘卽太常卿攝司
空光祿卿攝司徒貴省於事舊儀有協律郎立於阼階上麾竿以
節樂今無協律之位舊儀光祿欲爲祭饌將陽燧望日取火謂之
明火太牢皆棧飼於廩犧署以至充牣臨祭視其充瘦謂之省牲
肅宗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爲元年詔園丘方澤依恆存一太牢皇
廟諸祠臨時獻熟今昊天上帝太廟一牢羊豕各三餘祭盡隨事
辦供以備禮明火棧飼之禮亦不暇矣

舊唐書卷二十五

志第五

禮儀五

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每室用太牢季冬蜡祭之後以辰日臘享於太廟用牲如時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又時享之日修七祀於太廟西門內之道南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則於季夏迎氣日祀之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所司先送太常與尙食相知簡擇精好者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奉薦於太廟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將行遷祔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建議曰案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亦同

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立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竝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耐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如成之立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

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七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
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
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
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湮殄雖兩
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尙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
偏說執淺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
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
辯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
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世之彝則臣奉述睿旨
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
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竝云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尙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

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翻于竇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爲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將行崇祔之禮禮部尙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

迭毀謹案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但萬國宗饗有所
從來一旦瘞埋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
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或
言毀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
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其基別室西方爲
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書舊儀情實
可知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參議遷奉神
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弘從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文皇
帝神主祔於太廟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於太廟中始遷
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
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則天尋
又令所司議立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崇文館學士周綜希旨請

立崇先廟爲七室其皇室太廟減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曰臣竊準秦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并據禮經正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蓋百王不易之義萬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禮違古而擅裁儀注者也今周髡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升崇先之廟而七降國家之廟而五臣聞皇圖廣闢實崇宗社之尊帝業弘基實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艱時逢遏密代天理物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親承顧託憂勤黎庶納孝慈之請垂矜撫之懷實所謂光顯大猷恢崇聖載其崇先廟室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合輒有移變臣之愚直竝依正禮周髡之請實乖古儀則天由是且止天授二年則天旣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廟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於太廟改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室餘四室令所司閉其門廢其享祀之禮又改

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萬歲登封元年臘月封嵩山迴親謁太廟明年七月又改京崇尊廟爲太廟仍改太廟署爲清廟臺加官員崇其班秩聖歷二年四月又親祀太廟曲赦東都城內中宗卽位神龍元年正月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五月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之崇尊廟東都創置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尙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立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立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開代數旣遠遷廟親

廟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祖受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竝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竝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改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葉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旣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敕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敕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

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禹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禹故以稷禹爲太祖卽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多同帝亦然

之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旣年代寔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荅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旣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如神在理不可誣請準敕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云謹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采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文祚基稷禹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

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
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
祊罕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
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
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啟旦百葉重光景
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尙列於昭穆且臨六
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
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
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
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
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
宣皇旣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旣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

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時有制令宰相更加詳定禮部尙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尋有制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升祔於太廟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於東都之太廟躬行享獻之禮二年駕還京師太廟自是亦崇享七室仍改武氏崇尊廟明年二月復令崇恩廟一依天授時享祭時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此制尋又特令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奏言太廟齋郎承前只七品已下子今崇恩廟齋

郎既取五品子卽太廟齋郎作何等級上曰太廟齋郎亦準崇恩廟置孚奏曰崇恩廟爲太廟之臣太廟爲崇恩廟之君以臣準君猶爲僭逆以君準臣天下疑懼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伏願無惑邪言以爲亂始其事乃寢崇恩廟至睿宗踐阼乃廢毀之景雲元年冬將葬中宗孝和皇帝於定陵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尙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兄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特令遷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敘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旣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

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制從之及既葬祔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神主於太廟其義宗卽於東都從善里建廟享祀時又追尊昭成肅明二皇后於親仁里別置儀坤廟四時享祭開元四年睿宗崩及行祔廟之禮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案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祔遷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案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

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
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
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禘之辰合食太祖
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禩長序制從之
初令以儀坤廟爲中宗廟尋又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貞節等
又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睿宗奏議曰禮宗廟父昭
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伏惟
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啟母之尊
自應別立一廟謹案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是
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
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旣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
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

享祭如舊儀制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惟留
肅明神主於儀坤廟時太常卿姜皎復與禮官上表曰臣聞敬宗
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
配高宗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願託
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義等不閑政體復題
帝名若又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
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昇
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
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
氏詔從之時既別造義宗廟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王者制
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
固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

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于不毀祖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有司詳定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從之五年正月玄宗將行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乃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玄宗素服避正殿輟朝三日親謁神主于太極殿而後發幸東都乃敕有司修太廟明年廟成玄宗還京行親耐之禮時有司換儀注以耐祭之日車駕發宮中玄宗謂宋璟蘇頲曰祭必先齋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以質明行事縱使侵星而發猶是移辰方

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宮卽安正殿情所不敢宜於
廟所設齋宮五日起行宮宿齋六日質明行事庶合於禮環等稱
聖情深至請卽奉行詔有司改定儀注景雲中玄宗自齋宮步詣
太廟入自東門就立位樂奏九成昇自阼階行裸獻之禮至睿宗
室俯伏嗚咽侍臣莫不流涕有河南府人孫平子詣闕上言中宗
孝和皇帝旣承大統不合遷於別廟玄宗令宰相召平子與禮官
對定可否太常博士蘇頌等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引咸有經據
獻等不能屈時蘇頌知政事以獻是其從祖之兄頗黨助之平子
之議竟不得行平子論竟不已遂謫平子爲康州都城尉仍差使
領送至任不許東西平子之任尋卒時雖貶平子議者深以其言
爲是至十年正月下制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
革以從宜爲本取舍以適會爲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

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虔乎宗廟
國家握紀命祿重光累盛四方由其繼明七代可以觀德朕嗣守
丕業祇奉睿圖聿懷昭事罔不卹祀嘗覽古典詢諸舊制遠則夏
殷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之不一固嚴敬之無二朕以爲立
愛自親始教人睦也立敬自長始教人順也是知朕率於禮緣於
情或教以道存或禮從時變將因宜以創制豈沿古而限今況恩
以降殺而疏廟以遷毀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
情所求足享嘗則止豈愛崇而禮備有禱而祭非德盛而流永其
祧室宜列爲正室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貌存宗猶尊立俾
四時式薦不閒於毀主百代靡遷匪惟於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
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茲在又兄弟繼及古有明文今
中宗神主猶居別處詳求故實當宁不安移就正廟用章大典仍

創立九室宜令所司擇日啟告移遷十一年春玄宗還京師下制曰崇建宗廟禮之大者聿追孝饗德莫至焉今宗以立尊親無遷序永惟嚴配致用蠲潔棟宇式崇裸奠斯授顧茲薄德獲承經祀不躬不親曷展誠敬宜用八月十九日祇見九室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并還中宗神主於太廟及將親祔會雨而止乃令所司行事其京師中宗舊廟便毀拆之東都舊廟始移孝敬神主祔焉其從善里孝敬舊廟亦令毀拆二十一年玄宗又特令遷肅明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仍以舊儀坤廟爲肅明觀大厯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代數已遠準禮合祧請遷於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

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
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
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
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
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
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
美爲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
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
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尙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
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
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
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

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阼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名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立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於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於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

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武王也周人郊
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
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禮合
迭遷藏於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於是祧高宗
神主於西夾室祔德宗神主焉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祧有司
疑於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
名也惟三代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
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五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七代祖契而
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爲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
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爲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
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
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於太廟夾室禮則然矣或諫

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在遷藏之例臣竊未諭也
昔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陞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
爲廬陵王聖曆元年太后詔復立爲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
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
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
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爲皇太子復踐皇帝
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
推之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爲中興不遷之廟
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
帝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
宗孝和皇帝於聖上爲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
故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

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卽
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穆三昭之外準禮合於太廟從西
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於是祧中宗神主於西夾室
祔順宗神主焉有司先是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
爲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之位宰臣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
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卽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
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
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
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於惠安二帝
事同卽不可爲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之功今
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例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
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卽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

之主竝陳於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荅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泰此大行皇帝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先是河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削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大行廟號不宜稱祖宜稱宗從之其月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從之長慶四年正月禮儀使奏謹案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太祖之廟而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

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
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
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
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
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
案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
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
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
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從之會昌元年六月制曰朕近因載
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
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
禩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宜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

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壺莫偕況
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
弘博愛爰從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
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
令宣示中外咸使聞知會昌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
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
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
相爲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
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旣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子道則昭穆同
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
惠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西上孔穎達亦引
此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

元帝簡文皆用此義毀之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
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
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爲一代矯前之
失則合復禘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禘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
案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卽位乃元帝之子故
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禘太廟至開元四年乃
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禘太廟則已遷復入亦
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案魏晉之初多同
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
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案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
昭穆以尊尙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
諸儒議以爲別立廟親遠義疏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

乘代纔六七年武宗甫邇復土遽移別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案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穆簡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爲準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大儒通賾觀奧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爲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今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之杓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敕曰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尙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尙書左丞鄭涯

等奏議曰夫禮經垂則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
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
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竝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
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議請依禮官所議從之大中三年十一
月制追尊憲宗順宗諡號事下有司太常博士李稠奏請別造憲
宗順宗神主改題新諡上疑其事詔都省集議右司郎中楊發都
官員外郎劉彥模等奏考尋故事無別造神主改題之例事在楊
發傳時宰臣奏改造改題竝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爲宜況今士
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爲
通允依之黃巢犯長安僖宗避狄於成都府中和元年夏四月有
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太常卿牛叢與儒者同
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

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乂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爲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立宗幸蜀時道宮立元殿之前架幄幕爲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爲止之可也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廟光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等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郿縣爲賊所劫神主法物皆遺失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禮例修奉者禮院獻議曰案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案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於

太極殿安置立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爲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旣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禮竊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毀及神主失墜事由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似合宜伏緣采栗須十一月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蒼黃伏緣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則將迴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咸備伏請降敕命所司參詳典禮修奉敕曰朕以涼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震驚烝嘗廢闕敬修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

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數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爲復更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其三太后廟卽於少府監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饗之所敕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之母也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也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之母也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竝置別廟每年五享及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於木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案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

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
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
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
立別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竝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
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
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
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
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
主入置於廟庭亦黃褥位奏云某諡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
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諡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
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諡皇后卽與
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

廟四時祭薦及禘祫於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爲別配文魏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竝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爲竝皆禘於別廟爲宜且恭僖貞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饗耳目相接歲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案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大悞也三太后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

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
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宰相孔緯曰博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
儀注今已敕下大祭日迫不可遽改且依行之於是遂以三太后
祔祫太廟達禮者譏其大謬至今未正會昌六年十一月太常博
士任疇上言去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德廟直候論狀稱懿祖
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
正寺請過祭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卽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
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爲獻祖之穆昭穆之位
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卽陳奏然尙爲苟且舉不容誅仍敕脩
撰朱儔檢討王晔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爲德
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
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爲禘祫是祖宗

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案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卽當時表奏竝獻居懿上伏以德尊諡爲孝君臣嚴敬有司愼恪是歲以還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卽垂詔敕具禮遷正其月儔又奏伏聞今月十三日敕以臣所奏獻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饗太祖景皇帝已下羣主準貞元十九年所祔獻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準元敕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徧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敕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畋李潼檢討官王皞修撰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議案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

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竝云獻祖宣
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
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卽博士任疇所奏倒祀
不虛臣等伏乞卽垂詔敕具禮遷正其事遂行僖宗自興元還京
夏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
主祔興聖德明廟通爲四室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俾議
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
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韋弘屋毀乃已之例因而
廢之敕下百寮都省會議禮部員外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
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理當據經謹案德明追尊實爲遐遠徵諸
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
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二漢則可明徵劉

累梁魏則近有蕭曹稽彼簡書竝無追號追千興聖事非有據蓋以始王於涼遂列爲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爲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理當毀瘞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皋陶涼昭武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代祖爲帝而以獻祖爲宣簡公懿祖爲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炯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弘屋朽乃已之議頗爲明據深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奉敕敬依典禮付所司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制以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

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縉請宗廟之奠每室籩豆各加十二又今之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廣大其郊祀奠獻亦準此仍望付尙書省集眾官詳議務從折衷於是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建議曰謹案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案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預曰享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豆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

之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案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卽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我必以芰及卒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鬻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

洞酌守以忠信神其舍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簋籩可去而盤盃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笛笙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嘗饌此旣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案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案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鬯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舍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尙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案禮曰夫祭

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尙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汚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和粢食不饗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尙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二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時太子賓客崔沔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劉秩等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不可改易於是宰臣等具沔述等議以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於享祀粢盛實思豐潔禮物之具諒在昭忠其

非芳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以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縉又
奏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
可之又酌獻酒爵立宗令用龠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
是帝依行焉後漢世祖光武皇帝葬于原陵其子孝明帝追思不
已永平元年乃率諸侯王公卿正月朝于原陵親奉先后陰氏妝
匳篋笥悲慟左右侍臣莫不嗚咽梁武帝父丹陽尹順之追尊爲
太祖文帝先葬丹徒亦尊爲建陵武帝卽大位後大同十五年亦
朝于建陵有紫雲蔭覆陵上食頃方滅梁主著單衣介幘設次而
拜望陵流哭淚之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時而水流香潔
因謂侍臣曰陵陰石虎與陵俱創二百餘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
麟并二陵中道門爲三闕園陵職司竝賜一級奉辭諸陵哭踊而
拜周太祖文帝葬于成陵其子明帝初立元年十二月謁于成陵

高祖神堯葬于獻陵貞觀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獻陵先是
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
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皇帝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面
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親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
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
雨雪及皇帝入陵院悲號哽咽百辟哀慟是時雪益甚寒風暴起
有蒼雲出於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禮畢皇帝出自寢
宮步過司馬門北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雲氣歇滅天色
開霽觀者竊議以爲孝感之所致焉是日曲赦三原縣及從官衛
士等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皆釋其旱免民一年租賦有八十
已上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鰥寡孤獨有篤疾者賜物各有差宿
衛陵邑中郎將士齋員及三原令以下各賜爵一級丁未至自獻

陵己酉朝于太極殿庚子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玄宗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丙申親謁橋陵皇帝望陵涕泣左右竝哀感
進奉先縣同赤縣以所管陵三百戶供陵寢三府兵馬供衛曲赦
縣內大辟皐己下戊戌謁定陵己亥謁獻陵壬寅謁昭陵己巳謁
乾陵戊申車駕還宮大赦天下流移人竝放還左降官移近處百
姓無出今年地稅之半每陵取側近六鄉以供陵寢皇帝初至橋
陵質明柏樹甘露降曙後祥煙遍空皇帝謁昭陵陪葬功臣盡來
受饗風吹颼颼若神祇之所集陪位文武百寮皆聞先聖嘆息功
臣蹈舞之聲皆以爲至孝所感天寶二年八月制自今已後每至
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十三載改獻昭乾定橋五陵署爲臺其署
令改爲臺令加舊一級

舊唐書卷二十五

舊唐書卷二十六

志第六

禮儀六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亾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饗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廔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者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案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

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以一朝廢之乎且虔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官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附太廟敕付東都留守鄭綱商量聞奏綱奏云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竝建兩廟竝饗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洛陽創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廢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案禮記仲尼荅曾子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

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顛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
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鑿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
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元皇帝三代睿宗文武孝皇帝神
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於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經無明文
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
彥威等奏議曰謹案國初故事無兩都竝建宗廟竝行饗祭之禮
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
都竝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祀竝興自神龍復
辟中宗嗣位廟既偕作饗亦竝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亾失肅
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大厯中始於人閒
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案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居
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蓋行古之道主

必在廟實依禮經今案參詳理合升祔謹案元皇帝是追王高宗
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
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
立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準江都集禮正廟之主
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
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亾若歸本室有虛神主事雖可
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竝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準故事
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
又當特作而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案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
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卽懿祖也伏緣東都
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
上如駕在東都卽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

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桑之議大厯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亾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經無說如之何荅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卽準肅宗廣德二年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正之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尙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曰神主合藏於太微宮或云竝合理瘞

或云闕主當作或云輿駕東幸卽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其言不
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
都太廟九室神主其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
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
室竝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
駕東幸卽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尙未修建望令尙書省集公卿及
禮官學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
寺材木修建旣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尙當修
繕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
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敕此
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
議訖謹具分析如後獻祖宣皇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

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太聖大昭孝皇帝和
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
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
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旣無題
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禮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
舊太微宮內空閒之地恭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
等二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旣
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
初旣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
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
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
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

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亾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卽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案左傳云祔練作主又載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過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旣不典虛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玄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敕參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旣不立廟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

皆立廟乎愚以爲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瘞於埽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別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竝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尙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有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案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歲於新邑冊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立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

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案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闕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立象號爲京師旣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尙節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旣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蹟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親奉於

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昔漢韋玄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旣不並居二廟豈可偕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旣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建修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閔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旣廢

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
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竝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
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修主不可瘞
卽與臣等別狀意同但眾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
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
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
署眾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
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
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
而陳乎諸家之說求于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
之理何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
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則廢廟之說恐非所宜廢謹案詩書禮

三經及漢朝兩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于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面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其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立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猶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案定開元六典敕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

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安得曰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昨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大取法于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案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邇後漸加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漢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平三帝以此爲置廟之例則大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同概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案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

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以非時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竝散亾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案天寶二年敕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尙幽情實緣於旣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卽與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案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儀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東都既有宮室而太廟不合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竝曰兩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摧詩曰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也又曰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
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裸于太
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
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
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
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
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
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
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聯出征之辭更
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
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重作栗主既事埋
之已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鄆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而立建主之論案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郟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數澤之利公羊稱遊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郟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主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案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以瘞之夫主瘞乎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

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
之朝歷于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
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
與西京無異鑿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
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尙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
稱寢無傷於借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
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
曰築都曰城者謹案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鄒一邑稱築如城郕
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
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
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
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俟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

條廟主應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案文王遷鄴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案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案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案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案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案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

尊無二上也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案六典序
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徧考書
傳竝不合修寢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
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
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載物莊
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
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竝
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敕欲修東都太廟令會議事此
時已有議狀準禮不合更修尙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
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尙古黜
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恥於明
代所以慙慙懇懇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

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修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也謹案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臣傍觀祭典徧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卽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卽須有主主旣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構九室有可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爲擅議

近者敕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爲帝迄今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旣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皋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貞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則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已廢多時若議增修

稍違前志何者聖厯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
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旣請祧藏
今廟室惟新卽須有主神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議如修復以
俟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
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
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
邱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以忠獲辜晉文以臣召君
於此數條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
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權葺似是
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徧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
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
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理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幾賈生達識

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安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眾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句當六年三月擇日旣定禮官旣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卽位竟迎太微宮神主祔東都太廟禘祫之禮盡出神主合食於太祖之前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當時令文祫禘之日功臣竝得配享貞觀十六年將行禘祭有司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禮過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孝子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顯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爲祫

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遲鄭學未有將爲時享又漢魏禘祀皆在
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者不一
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齊俱遵
此禮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
預大則兼及功臣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乃詔改令從禮
至開元中改修禮復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饗焉高宗上元三年十
月將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
五年而再殷祭義交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瓌等議曰案禮記
正義引鄭立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癸亥文公二年
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
君二年當祫明年當禘于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也宣公八年
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

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禘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
藁至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禘二十
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
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禘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
違傳義自此依璨等議爲定開元六年秋睿宗喪畢禘享于太廟
自後又相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
年凡經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太常議曰禘禘二禮俱
爲殷祭禘爲合食祖廟禘謂諦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
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疏
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禘如閏五歲再
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案禮記王制周官宗伯
鄭玄注解高堂所議竝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禘于太祖明年禘

于羣廟自爾已後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竝用此禮又案禮緯及魯禮禘禘注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案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竝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迭相乘矣今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旣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禘禘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禘以三紀抵九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茲參差難爲通計竊以三禘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禘二周有半數以全數謂之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禘異

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禘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酌祠
烝嘗其體一也鄭立爲禘大禘小傳或謂禘小禘大肆陳之間或
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
有三年一般之議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尋其議文所引亦以
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旣
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
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
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自此五
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旣相師
矣法天象閏之理大禘亦同而禘後置禘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
二法焉鄭立宗高堂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
案鄭氏所注先三之法約三禘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位以爲

甲年既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又禘甲年又禘丁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禘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禘三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禘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愈其間尙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般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準三年於此置禘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里一矢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爲可憑以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有象閏法豪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旣無乖越五歲再般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般預推祭月周而復始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議令集賢學士陸善經等更加詳覈善經亦以其議爲允於是太常卿韋縉奏曰

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鱗次相承或云五歲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閏大趣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考於經傳微有所乖頃在四月已前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議合食禮頻恐違先典伏以陛下能事畢舉舊物咸甄宗祏祇慎之時經訓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準禮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時享卽嚴禋不黷庶合舊儀制從之舊儀天寶八載閏六月六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旣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竝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立象下以盡虔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於從

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饗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意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初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爲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

明興聖二皇帝曩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饗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敕下尙書省百寮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於太祖竝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能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躋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國

家重本尙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二祖
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
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是乃分食也豈謂合
食乎名實相乖深失禮意固不可行也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
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
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
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祖處士君等竝
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
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
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旣近
於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

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
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
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
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
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會議敕旨依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
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
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
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
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
太祖之後未毀主升藏於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
二祖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

祖神主則太祖已下毀廟之主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案漢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立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太祖已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隋陳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土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竝禘祫所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貞觀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

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
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虛太祖之
位而行禘祫二十三年太宗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
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立宗特立九廟
於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
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
載克復後新作九廟神主遂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
也至寶應二年祔立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
祖當東嚮位以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禘祫不
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
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準東晉蔡謨等
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

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
我唐廟祧豈可爲準嶸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
義斷以獻懿爲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
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
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太祖旣昭配
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
實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
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
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已下親
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失之宋因之
於是有連五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
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連五廟之制非所以示

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案禮
父爲士子爲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
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
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
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
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
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案周禮有先公
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
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王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
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祧猶先王也
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
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

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奉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禹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旣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上竝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所禘祫竝虛東嚮旣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

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
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禩豈非伯禹烝烝敬
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
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置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
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
允爲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竝從
昭穆之位而虛東嚮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主亦猶是也若
耐於遠廟無乃中一有間等上不倫西位當虛則太祖永厭於昭
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事主乎合食永闕比於姜嫄則推祥禴而無
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所以宗廟嚴社稷
重由是言也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
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

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于廟兩階之間喜
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
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
所居石室未有準酌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
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
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卽心恐非允協今若建石室於園寢
遷神主以永安采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爲
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禮之正動也中者焉考功員外郎陳京
議曰京前爲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齎
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博采所疑其時禮儀使顏真卿因是上
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
裴郁所奏大抵與京議相會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

之高祖夫以曾孫祔列於曾高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旣修當禘之歲當以獻祖居于東嚮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筵于西以眾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禘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闕宮之詩而承闕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爲說欲令征西

東嚮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
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嚮之一句爲萬代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
之永闕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
而定則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
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
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
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
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義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
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等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敕子
頤等議狀所謂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尙書省會百寮與
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聞奏其月二十
六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

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頌等一十四狀竝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竝列昭穆而虛東嚮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東嚮行禘之禮太祖復筵于西謹案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位既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懿獻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實非禮經之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經意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亾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陳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向來所議之禮敕曰禘祫之禮祭之大者先有眾議由未精詳宜

令百寮會議以聞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
省再集百寮議定聞奏戶部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奏議請奉遷
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請別增兩室奉安神主緣二十四
日禘祭修廟未成請於德明興聖廟垣內權設幕屋爲二室暫安
神主俟增修廟室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
室行饗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權祔德明興聖廟
之幕殿二十四日饗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
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新廟成敕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
太祖景皇帝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
佑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詔
曰國之大事式在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禘祭所以尊祖而正昭
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

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祇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羣議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附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循禮務極精嚴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儔等狀稱禮敘尊尊不敘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考禮經於義爲允從之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皆令中使一人引伐國寶至壇所所以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伐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領至太廟焉舊儀高祖之廟則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禮部尙

書河間王孝恭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吏部尙書
渝國公劉政會配饗太宗之廟則司空梁國公房立齡尙書右僕
射萊國公杜如晦尙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配饗高宗之廟則
司空英國公李勣尙書左僕射北平縣公張行成中書令高唐縣
公馬周配饗中宗之廟則侍中平陽郡王敬暉侍中扶陽郡王桓
彥範中書令南陽郡王袁恕已配享睿宗之廟則太子太傅許國
公蘇瓌尙書左丞相徐國公劉幽求配饗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
章懷節愍惠莊惠文惠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呼
爲七太子廟以便於祀享太廟配饗功臣高祖室加裴寂劉文靜
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
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大祭祀駢牘減數
十載太廟置內官十一載閏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月朔望日宣令

尙食造食薦太廟每室一牙盤內官享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
其後又有立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孝敬廟在東
京太廟院內貞順皇后讓皇帝廟在京中餘皆四時致祭

舊唐書卷二十七

志第七

禮儀七

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尙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典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

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
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
居則爲之莽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
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竝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
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
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
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
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若推
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之爲是則不可死同行
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
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
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竝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

尙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
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
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爲
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
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采摭羣經討論傳紀或引兼實無文
之禮咸秩敦睦之情俾變薄俗於旣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
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
聖旨謹案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嫡子婦舊
服大功請加爲朞眾子婦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
姪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
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顯慶二年九月修禮官長孫
無忌等又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總麻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

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
謹案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
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總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
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
舅報甥服尙止總麻於例不通禮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服甥
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總麻新禮無服謹案庶母之子卽是己昆
季爲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
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總麻制又從之龍朔二年八月所司奏同文
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亾請申心制據令繼母改嫁及爲長
子竝不解官旣而有敕雖云嫡母終是繼母據禮緣情須有定制
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父等奏稱緬尋喪服
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惟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

已則皆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
嫁卽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竝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
嫁繼母爲名正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旣
見行嗣業理申心制然奉敕議定方垂永則今有不安亦須釐正
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竝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
絕繼母之嫁旣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
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朞竝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
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惟施服屈杖朞之服不應解官而令文
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例杖朞解官又有妻喪之舛又依禮庶子
爲其母總麻三月旣是所生無服準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
於事終須修附旣與嫡母等嫁同一條總議請改理爲允愜者依
集文武官九品已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

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等二十
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禮狀者母非所生出嫁義絕仍令解
職有案緣情杖朞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爲母
總麻漏其中制此竝令文疏舛理難因襲依房仁裕等議總加修
附垂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準此改正嗣業嫡母
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
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
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溼咽苦吐甘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以禽獸
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朞尊父
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闕且齊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朞
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議行焉
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準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

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終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
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協通典於是下制令百
官詳議并舅及嫂叔服不依舊禮亦合議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
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外
喪之威隆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
無隔以報免懷之慈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
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
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止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
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
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
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
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尙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

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
齊衰之制此等竝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
喪事猶此致疑卽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
然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
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母寄育乃
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一日
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宋古求遺互爲損益方
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
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
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
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
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

何素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歿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人臣見君也公卿大夫贊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宮刑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邱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歿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

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
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
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
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
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
服總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
依苴窆季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
弟情切涓陽翟輔訟舅之冤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焉
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崇
姨是陋今而榮古此竝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
有疑於是紛議不定履冰又上疏曰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
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

沒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開元五年類請仍舊恩敕并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所司議同異相參所司惟執齊斬之文又曰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亾沒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無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

人倫之始尊卑法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
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卽喪服四
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
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除靈再周心
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
於國家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先
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凡筵之制遂
同數年之間尙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
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啟易代之深釁孝和雖名反正韋氏復效晨
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卽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
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
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言禮教請

依舊章恩敕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
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祇論罔極之
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續集
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襲
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竝道聽塗說
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據經義
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可終身之憂
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故聖人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鳥獸
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
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
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
喪哀毀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

禽獸羣居而聚處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爲諭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云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者人閒或有遺逸豈亦家戶到而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立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苞禍之情豈可復相沿樂襲禮乎所云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案三年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喻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沒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喪服四制又曰凡禮之大

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亦恐未達孝子之通義臣謹案孝經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夫至德謂孝弟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案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

衷哀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眾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陸危
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養親以事君庶人
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
武氏文明之後法在凶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勳階歲累黜赦年
頻佞之則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
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狀單略
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臣言
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迹於荒裔左散騎常侍
元行沖奏議曰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知周萬物惟睿作聖
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
制服有申有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因心立極也生

則齊體歿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而成化而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蓋以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義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公同所遵也今若舍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卽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總以忘推遠之迹旣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竝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寮竟不決至七年八月下敕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

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旣周而禫禫服三十日釋服心喪三年者或有旣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時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以尊祖貴禫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識者眾一紊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定五禮又議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及頒禮乃一依行焉二今年藉田禮畢下制曰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縉奏曰謹案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竝是情親而服屬疏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卽未疏恩絕不相爲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

之禮不加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且爲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疏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儕親旣無別服宜齊等請爲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疏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竝望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沿革損益可明事體旣大理資詳審望付尙書省集眾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爲典則於是太子賓客崔沔建議曰竊聞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爲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亾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

唐隆之開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亾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誠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于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沒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旣絕大義復乖雖文質有遷而必遵此制謹案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鄭玄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麻外祖

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總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

永不相襍微旨斯在豈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竝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總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旣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總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

彝倫奉以周旋猶恐矢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且舊章淪胥爲日
已久矣所存者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
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案儀禮曰外服皆總又曰外
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竝爲小功五月其爲舅總鄭文貞公
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
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姨堂舅母竝升爲
祖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
於外孫乎如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儻
必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
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
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除之
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抑情之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

明其蟠於天地竝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況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辭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弘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謂增加愚見以爲不可又戶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竝同是議與沔等略同議奏上又手敕侍臣等曰朕以爲親姨舅旣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服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總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總是亦不隔於堂姨舅也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爲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傷乎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尙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外甥旣爲舅

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外甥旣爲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
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疏微臣愚蒙猶有
未達立宗又手制荅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
此皆自身率親用爲制服所有存抑盡是推恩朕情有未安故令
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報
服之制所引甚疏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
之匹敵也豈有所引者疏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以姨
舅夫旣有服從夫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
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弘
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案大唐新禮親舅加至
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
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總麻堂姨舅袒

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竝望準制施行制從之天寶六年正月出嫁母宜終服三年

舊唐書卷二十八

志第八

音樂一

樂者太古聖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氣生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感物而動於中聲成文而應於外聖王乃調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頌蕩之以鐘石播之以絃管然後可以滌精靈可以祛怨思施之於邦國則朝廷序施之於天下則神祇格施之於賓宴則君臣和施之於戰陳則士民勇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絃誦之教洎蒼精道喪戰國塵飛禮樂出於諸侯雅頌淪於衰俗齊竽燕筑俱非曠繹之音東缶西琴各寫哇淫之狀乃至播鼗入漢師摯寢絃延陵有自郢之譏孔子起聞韶之歎及始皇一統傲視百王鐘鼓滿於秦宮無非鄭衛歌舞陳於漢廟竝匪

咸韶而九成六變之容八佾四縣之制但存其數罕達其情而制氏所傳形容而已武宣之世天子弘儒采夜誦之詩考從臣之賦朝吟蘭殿暮奏竹宮乃命協律之官始制禮神之曲屬河間好古遺籍充庭乃約詩頌而制樂章體周官而爲舞節自茲相襲代易其辭雖流管磬之音恐異莖英之旨其後臥聽桑濮襍以兜離孤竹空桑無復旋宮之義崇牙樹羽惟限備物之儀煩手卽多知音蓋寡自永嘉之後咸洛爲墟禮壞樂崩典章始盡江左掇其遺散尙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傳於清樂人各習其舊風雖得兩京工胥亦置四廂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樂之名隋文帝家世士人銳興禮樂踐阼之始詔太常卿牛弘祭酒辛彥之增修雅樂引集伶官措思歷載無成而郊廟侑神黃鐘一調而已開皇八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縣樂器帝令廷奏之歎

曰此華夏正聲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
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
既而協律郎祖孝孫依京房舊法推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又六
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爲宮因定廟樂諸儒論難竟不施用隋世
雅音惟清樂十四調而已隋末大亂其樂猶全高祖受禪擢祖孝
孫爲吏部郎中轉太常少卿漸見親委孝孫由是奏請作樂時軍
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尙用隋氏舊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孫修定
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奏之太宗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
以爲擗節治之隆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
由於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
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
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

悲歡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亾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尙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襍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案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祭園丘以黃鐘爲宮方澤以林鐘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俱用黃鐘一宮惟扣七鐘餘五鐘虛縣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皆徧扣鐘無復虛縣者矣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

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軒縣出入
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
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
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亾絕已久時
莫能知一朝復古自此始也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復采三
禮言孝孫雖創其端至於郊禋用樂事未周備詔文收與太常掌
禮樂官等更加釐改於是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鐘爲宮黃鐘
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若地
祇方丘以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順和之舞
禪梁甫同用此樂禘宗廟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
鐘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于上帝黃鐘爲宮奏豫
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豫和

順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黃鐘爲宮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
宐以太簇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賓爲宮竝奏順和之
曲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舞太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
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爲宮竝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
之樂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竝以姑洗爲宮皇帝大射姑洗爲宮
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軒縣姑洗爲宮奏永和
之曲凡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
林鐘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鐘黃鐘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
呂林鐘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鐘南呂爲宮
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鐘爲宮其樂四變天
子十二鐘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及成奏之太
宗稱善於是加級頒賜各有差十四年敕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

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八座
議曰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章於嚴配致敬之情允
洽大孝之道宜宜是以八佾具陳肅儀形於綴兆四縣備展被鴻
徽於雅音考作樂之明義擇皇王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于茲伏
惟皇帝陛下天縱感通率由冥極孝理昭懿光被於八埏愛敬純
深追崇於百葉永言錫祚斯弘頌聲鐘律革音播鏗鏘於饗薦羽
籥成列申蹈厲於烝嘗爰詔典司乃加隆稱循磬覈實敬闡尊名
竊以皇靈滋慶濬源長委邁吞鸞之生商軼擾龍之肇漢盛韜光
於九二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縮地補天重張區宇反魂肉骨再造
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齊明雖復聖
迹神功不可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名言敬備樂章式昭
彝範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

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制可之二十三年太尉長孫無忌侍中于志寧議太宗廟樂曰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請樂名崇德之舞制可之後文德皇后廟有司據禮停光大之舞惟進崇德之舞光宅三年九月高宗廟樂以鈞天爲名中宗廟樂奏太和之舞開元六年十月敕睿宗廟奏景雲之舞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準十二年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也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酒飲福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鐘宮元和之樂禪社首也送神用林鐘宮順和之樂享太廟也迎神用永

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
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
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獻用崇德之
舞高祖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
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豆用雍和之舞送神
用黃鐘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
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日考定音律請編入史冊萬
代施行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
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
字表其樂章今之所定宜曰大唐樂皇祖弘農府君至高祖大武
皇帝六廟貞觀中已詔顏師古等定樂章舞號洎今太常寺又奏
有司所定獻祖宣皇帝至睿宗聖貞皇帝九廟酌獻用舞之號天

寶元年四月命有司定立元皇帝廟告享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
樂送神用太一之樂寶應三年六月有司奏立宗廟樂請奏廣運
之舞肅宗廟樂請奏惟新之舞大厯十四年代宗廟樂請奏保大
之舞永貞元年十月德宗廟樂請奏文明之舞元和元年順宗廟
樂請奏大順之舞元和十五年憲宗廟樂請奏象德之舞穆宗廟
樂請奏和寧之舞敬宗廟樂請奏大鈞之舞文宗廟樂請奏文成
之舞武宗廟樂請奏大定之舞貞觀元年宴羣臣始奏秦王破陳
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討世開遂有此樂豈意今
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
被於樂章示不忘於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
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爲將來之壯
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

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德彝
頓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
制歌辭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執戟以象戰陳
之法焉六年太宗行幸慶善宮宴從臣於渭水之濱賦詩十韻其
宮卽太宗降誕之所車駕臨幸每特感慶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
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以御製詩等於樂府被之管絃名爲功成
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皆進德冠紫袴褶爲九功之舞冬至享
醮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于庭七年太宗制破陳舞圖左
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鷲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
戰陳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
三變每變爲四陳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
名七德之舞癸巳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見其抑揚蹈厲莫不扼

腕踴躍凜然震竦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爲諸樂之首元會第一奏者是也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親祀南郊黃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儀明日朝羣臣除樂縣請奏九部樂上因曰破陳樂舞者情不忍觀所司更不宜設言畢慘愴久之顯慶元年正月改破陳樂舞爲神功破陳樂二年太常奏白雪琴曲先是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絕雖有傳習又失宮商令所司簡樂工習琴笙者修習舊曲至是太常上言曰臣謹案禮記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

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
高人和遂寘白宋玉以後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
敕依放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竝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
爲白雪歌辭又案古今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
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竝
皆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六年二月太常丞呂才造琴
歌白雪等曲上製歌辭十六首編入樂府六年三月上欲伐遼於
屯營教舞召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圜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
那忠干闐王休闐上官儀等赴洛城門觀樂樂名一戎大定樂賜
觀樂者襍綵有差麟德二年七月制曰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
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縣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韜而
未伸其享宴等所奏官縣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

衣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陳之樂皆被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竝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竝於縣南列坐若舞卽與宮縣合奏其宴樂內一色舞者仍依舊別設上元三年十一月敕供祠祭上元舞前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園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竝停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日文舞奏豫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者著委貌冠服竝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者竝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三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陳樂并改器服等自奉敕以來爲慶善樂不可降神神功破陳樂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猶依舊迄今不改事旣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者以今月六日錄奏奉敕舊文舞武舞旣不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縣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陳樂

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竝須引出縣外作其安置舞曲宜更
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萬石又與刊正官等奏
曰謹案凱安舞是貞觀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
享奏武舞之樂卽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克靖
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誓伏六變
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謹案貞觀禮祭享日武舞惟作六變亦如
周之大武六成樂止案樂有因人而作者則因人而止如著成數
者數終卽止不得取行事賒促爲樂終早晚卽禮云三闋六成八
變九變是也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旣非師古不可依行
其武舞凱安望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止立部伎內破陳樂
五十二徧修入雅樂祇有兩徧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徧
修入雅樂祇有一徧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徧今入雅樂一無

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又自未畢今更加破陳樂兼
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陳樂慶善樂及上元舞三曲
竝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久長安穩破陳樂有象武
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案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是古之
文舞殷之大護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依古義先儒相傳國家以
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望請應
用二舞日先秦神功破陳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敕於圜丘方
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
位已後卽作凱安變樂止其神功破陳樂功成慶善樂上元之舞
三曲待修改訖以次通融作之卽得與舊樂前後不相妨破若有
司攝行事日亦請據行事通融從之三年七月上在九成宮咸亨
殿宴集有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及南北軍將軍等樂作太常少卿

韋萬石奏稱破陳樂舞者是皇祚發迹所由宣揚宗祖盛烈傳之於後永永無窮自天皇臨馭四海履而不作既緣聖情感愴羣下無敢關言臣忝職樂司廢缺是懼依禮祭之日天子親總干戚以舞先祖之樂與天下同樂之也今破陳樂久廢羣下無所稱述將何以發孝思之情上矍然改容俯遂所請有制令奏樂舞既畢上歔歔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淚莫能仰視久之顧謂兩王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乍此觀聽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業可忘武功古人云富貴不與驕奢期驕奢自至朕謂時見此舞以自誠勛冀無盈滿之過非爲歡樂奏陳之耳侍宴羣臣咸呼萬歲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天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長壽二年正月則天親享萬象神宮先是上自製神宮大樂舞用九百人至是舞於神宮之庭景龍二年

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遷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亦準此侍御史唐紹上諫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摛鼓曲有靈夔吼鷗鷲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縣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尙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闈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準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障之色加至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先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令特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詳復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敕各依常典上不納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立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讌設醮會卽御勤政樓先

一日金吾引駕仗北衙四軍甲士未明陳仗衛尉張設光祿造食
候明百寮朝侍中進中殿外辦中官索扇天子開簾受朝禮畢又
索扇垂簾百寮常參供奉官貴戚二王後諸蕃酋長謝食就坐太
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雅樂每色數十
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雜婁充庭考擊太常樂立部伎
坐部伎依點鼓舞閒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內閑廐引蹀馬三十四
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校牀乘馬而上并轉如
飛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爲破陳樂太平樂上元樂雖
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若聖壽樂則迴身換衣作字如畫又五
坊使引大象大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竟日而退立宗
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
有一聲誤立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黎園弟子以置

院近於禁苑之梨園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亂發於太樂別署教院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宣春院玄宗又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借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縣散樂畢卽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若繩戲竿木詭異巧妙固無其比天寶十五載玄宗西幸祿山遣其逆黨載京師樂器樂伎衣盡入洛城尋而肅宗克復兩京將行大禮物盡闕命禮儀使太常少卿于休烈使屬吏與東京留臺領赴于朝廷詔給錢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於是樂工二舞始備矣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舊鐘磬自隋已來所傳五聲或有差錯謂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

失度可盡俱鐘磬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
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剡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
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二十八日又於內造樂章
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獻
定難曲御麟德殿命閱試之十二年十二月昭義軍節度使王虔
休獻繼天誕聖樂十四年二月德宗自製中和舞又奏九部樂及
禁中歌舞伎者十數人布列在庭上御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
仍令太子書示百官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
因韋皋以進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本國樂太和八年十月宣
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於水寺閱習進來者至開成元年
十月教成三年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縣圖三輔進之太和三年
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案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

獻則奏凱安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班師有功則凱樂
獻子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
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入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
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
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
書竝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
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
其凱樂用鑊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鑊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
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
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陳樂等四曲破陳
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君臣同慶樂今撰補之破陳
樂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陳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聖

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岳用休明闢土忻畊稼銷

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四海皇風被千年德

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主聖開昌麻臣忠奏

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廟門工人下馬陳

列於門外案周禮大司樂注云獻于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于社

詳謹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候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

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尙

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

聽軍警鉞所以爲將威今吹律聽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

門下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

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陳樂

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凱樂畢兵部尙書太常

卿退樂工等竝出旌門外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別
有獻俘馘儀注俟俘囚引出方退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仍令樂
工教習依奏